

我印象中的卡扎菲

时延春

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人们常对我说,卡扎菲既是利比亚人民的领袖,也是一位孝子。卡扎菲孝敬父母的故事在利比亚广为流传。

卡扎菲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更感谢他俩为其施展才能创造了机会。的确,对一个在贫瘠的半沙漠地区放牧牛羊、骆驼为生的贝都因人来说,要养活6口之家已很不容易,但卡扎菲的父母却咬紧牙关、省吃俭用,不仅将儿子送去读书,还支持他的政治活动。卡扎菲在塞卜哈读中学时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开除学籍,他父亲曾四处奔波,找关系托人情,才把他转到米苏腊塔继续学习。卡扎菲不忘父母的恩情,在学校学习和军队服役期间,一有空就回家探望双亲,给他俩带回一台收音机,1969年9月1日,卡扎菲的父母正是通过这台收音机听到儿子的声音,知道儿子领导革命成功的消息。他俩刚听到消息时,都瞠目结舌,但听完后即欣喜若狂,直夸儿子有出息。卡扎菲执政后,将两老接到城市,与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但两老不习惯城市生活,坚持要住老家的帐篷。卡扎菲尊重他俩的意见,但仍不时地把他俩接到的黎波里住段时间,生活上做了妥善安排。卡扎菲的母亲1978年去世,父亲于1985年去世,享年90多岁。

卡扎菲结婚两次,前妻名叫法蒂海,岳父哈利德,是伊德里斯国王军中的一位高级军官,也是卡扎菲的顶头上司。他看中卡扎菲,主动把女儿许配给他。但卡扎菲婚后不久便发动了九一革命,接着便以他是勉强与旧制度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结合的,婚姻草率,婚后夫妻感情不合为由宣布与法蒂海离婚。

卡扎菲的现妻叫萨菲娅,称得上是传奇式的结合。1969年,卡扎菲掌权后,常到各地视察。一天,他在视察途中感到腹部疼痛难忍,并伴有高烧。警卫迅速把他送到当地一所医院,但值班医生误诊,站在医生旁的女护士萨菲娅却大胆地说,卡扎菲患的是阑尾炎。后经反复检查,真的是阑尾炎。这次医院邂逅成就了他俩的终生姻缘。萨菲娅说她

卡扎菲一见钟情,卡扎菲则说萨菲娅给他留下难忘的美好印象。萨菲娅黑色长发披肩,目光犀利,思路敏捷,是位引人注目又有些令人生畏的女性。婚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生育6子1女。卡扎菲曾表示,希望6个儿子都能成为医生,为非洲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他对惟一的女儿特别宠爱,认为她也许具有潜在的政治才能,并表示希望再要一个女儿,后来便领养了一个,取名汉娜,但不幸在1986年4月15日的美国空袭中丧生,死时尚不满3岁。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保持着他独特的生活习惯,爱住帐篷,喝驼奶,出国访问,只要条件允许,他的秘书和警卫也要为他带上帐篷和几峰母驼,天天挤新鲜的驼奶给他喝。卡扎菲在国内的帐篷住处很多,具体数字和地点绝对保密。随着条件的改善,帐篷已很现代化,成为贝都因传统和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奇异混合物。帐篷内彩电、冰箱、录像机、组合音响等各种家电,金制地球仪、电话、手机、沙发、地毯,现代化办公设备和起居设备等,应有尽有。帐篷一般设在树阴下,外表呈橄榄色或淡褐色。有时,帐篷外有两峰骆驼,以便让卡扎菲能听到骆驼的咆哮声,增加些锡尔特以南地区特有的生活气息。来访的客人对这种景象也会感到新奇,借此消遣。

卡扎菲的衣着独具风格,他平时爱穿传统的阿拉伯大袍,夏天穿白色长袍,宽大透风,非常舒服;冬天,有时穿用呢制金色斗篷,起到御寒挡风的作用,有时穿红绸衬衫和蜥蜴皮的拖鞋会见客人,显出十足的现代派。在正式场合,卡扎菲的衣饰相当考究,如穿上饰有穗子的白色海军装,再佩戴几排奖章,显得威风凛凛,或穿一套别致的国家元首服,显得庄重大方,也有时身着装有复杂拉锁和纽扣的跳伞服,显得轻松浪漫。他常自豪地说:不论我穿何种服装,都会流行开来。有人开玩笑说,假如卡扎菲不是国家元首而去做模特,也一定会非常出色。的确,他身材修长,胖瘦适中,青少年时代练就了一副好体魄,执政后,虽国事繁忙,仍坚持体育锻炼

炼,散步、踢足球,打网球或到他的健身房锻炼。

卡扎菲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从小熟读《古兰经》,潜心钻研伊斯兰教义,把它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他说,我们是真主的仆人,是真主给了我们启示,我们的职责就是用这种启示教化别人。他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严格遵循斋戒、祈祷、朝觐、不喝酒等各项伊斯兰教教规。执政初期,他曾只身闯入夜总会,把那些放荡的舞女和妓女统统抓起来,关闭了意大利人开办的舞厅和赌场,并威胁说要在利比亚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教规,用剁手、鞭笞、石头砸死等伊斯兰教规处罚那些犯罪分子。1970年,卡扎菲访问埃及,纳赛尔为他举行晚宴。宴会的主菜是地中海大虾。卡扎菲问,这是什么?是蝗虫吗?当他知道大虾是类似鱼类的海洋生物时,他说他不能吃鱼虾,按照伊斯兰教教规,在屠宰生物时,一定要口诵“真主至上”,而这些鱼虾就这样简单地给弄死,根本没按伊斯兰教规定的仪式宰杀,所以他决不能吃。一次,卡扎菲访问苏丹,苏丹总统尼迈里陪他到苏丹南部参观时,好客的主人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由7~10岁的女孩表演舞蹈。卡扎菲一看到这些女孩袒胸露背地表演,立即起身回宾馆,说他不能容忍这种亵渎伊斯兰教规的行为。

卡扎菲以处事当机立断著称,给人以风风火火的感觉,心血来潮时,会搞突然袭击式出访,这类故事流传颇广。一次,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到开罗去见纳赛尔总统,命警卫和礼宾人员马上为他安排直升机。助手说,负责出访的卫队正在沙漠基地训练,一时赶不回来。他却坚持立即起飞,没带警卫便爬上直升机,命令驾驶员马上起飞。当他的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总统才知道卡扎菲已到开罗。萨达特执政时,一天,卡扎菲突抵开罗,正值萨达特在国外访问,闻讯后只好中断访问,回国接待这位不速之客。1973年9月,正值伊斯兰斋月,卡扎菲到埃及访问。根据双方约定,萨达特与卡扎菲先在开罗会晤,次日同去亚历山大。萨达特因要去演讲,没到宾馆去接卡扎菲。卡扎菲在宾馆不见萨达特到来,便取消了与萨达特的会晤,第二天清晨不辞而别,飞回了利比亚。

卡扎菲出国访问非常讲究排场,一要显示气派,二要加强安全保卫。2000年7月上旬,卡扎菲率庞大代表团出席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的第36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他取陆路前往,组成300辆汽车浩浩

荡荡的车队,沿途访问了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加纳等国,给这些国家的接待工作出了个难题。一位加纳负责人说,我们接待这样庞大的队伍感到困难,因为没有足够的设施安顿他们。卡扎菲乘专机出访,利方一般都安排两架专机同行。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派了两架专机,至于卡扎菲乘哪一架专机,利方绝对保密,要待专机降落后才知。访华期间,卡扎菲与我多次聊天。一次,他问我的业余生活如何安排。我告诉他,在业余时间看看书、电视,忙家务、陪孩子玩,有时与家人一起逛公园、市场,有时与朋友聚会,每天都坚持散步,锻炼身体。卡扎菲听后说我的业余生活太丰富多彩了,有充分的自由,是个自由人。他说很羡慕这种生活,因为他没有我那么自由。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他作为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责任太大,目标也大,太引人注目。在复杂的世界里,拥戴他者有之,反对他者有之,企图谋杀他者也有之。因此,他的警卫对他的行动有种种限制,每次外出都得前呼后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充分的自由。卡扎菲问我,有没有读过他的《绿皮书》,我说仅读过内容摘要,还不曾读过原著。他立即命随行人员拿来一套三册《绿皮书》,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我作纪念,希望我好好研究一下他的观点和论述。

卡扎菲结束访华前对我说,经过几天的接触,他喜欢我这位朋友了,邀请我作为他的私人朋友,到利比亚去访问,到他的帐篷里做客,也到利比亚一些地方去看看,增加对利比亚的了解。我对他的盛情表示感谢,内心却认为这仅是客套话罢了,并没当真。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利比亚驻华大使约见我外交部副部长,专门商谈有关我访利的事情。大使说,他受命转达卡扎菲的邀请,并就此发来一份正式照会。外交部领导对此非常关心,批准我访利,后因种种原因,我未能成行,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

人们常说,凡事都有缘分,1991年9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1992年初到任,使我有机会再次见到卡扎菲。1992年9月30日,我又一次见到卡扎菲的场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天,利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突然通知中国使馆,要我立即搭乘利方专机去锡尔特出席利总人民大会特别会议,届时卡扎菲将向中国大使馆代表颁发勋章,以感谢中国对利的支持,表彰中国在洛克比问题上所采取的正义立场。我登台领奖时,卡扎菲与我握

手拥抱，并亲自把勋章挂在我胸前。当时整个会场显得非常热烈，与会者起立热烈鼓掌，欢声雷动，震耳欲聋。卡扎菲也很兴奋，讲了话，但听不清楚。在他给我佩戴勋章时，因靠得很近，我才听清他的话，他说见到我很高兴，感谢中国的支持。

卡扎菲虽然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一再声称他不是总统或主席，但他一直在作为元首执政。他是利无可争辩的最高决策者，绝对权威。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成了我珍贵的通行证和护身符。记得有几次，口岸海关坚持要开箱检查中国代表团和记者的托运物品甚至手提箱，我把自己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一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另一次，几位中国记者到利采访，提出要见卡扎菲，利方总是打官腔敷衍，记者们便进行其他采访活动。我想到手中的法宝，找到有关负责人，出示了我与卡扎菲在北京的照片及卡扎菲亲自签名的《绿皮书》，他们立即做出安排，请中国记者乘专机到外地见卡扎菲。后来，一位记者就这次采访大做文章，轰动一时，很有些社会效益。再一次，我们去参观一处名胜古迹时被挡在门外，让我们改日再来。我幸亏把我与卡扎菲在一起的照片带在了身边，掏出照片后，果然灵验，利方人员不仅立即放我们进去，还派了一位向导为我们解说。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再强调，自由寓于需要之中。根据这一思想，他认为，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和生活天地主要在家庭，所以男女不可能绝对平等。同时他又指出，凡是想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社会成员，无论男女，社会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但必须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在适合他的领域工作，而不是被迫去做不适合他的工作。

《绿皮书》问世后，卡扎菲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1981年9月1日正值九一革命12周年，卡扎菲就妇女问题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呼吁伊斯兰世界的妇女要摆脱枷锁，发动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此前的1个月，卡扎菲根据当时利比亚与美国对抗的形势，大谈妇女在利防务中的作用及阿拉伯妇女的解放问题。他说，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女人都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妇女事实上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是巨额利润的牺牲品，是受压迫者。解放阿拉伯妇女的口号是一颗炸弹，它将震撼整个阿拉伯地区，推动被囚

禁在宫殿和市场中的妇女们冲破牢笼，起来反抗她们的监禁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一号召无疑将会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世界产生影响。他指出，伊斯兰意味着建设自由、平等和人道社会，但目前妇女得不到尊重，流行习俗是对伊斯兰的侮辱。我们决心通过革命手段来摧毁反动派的大本营和他们的堡垒，袭击并捣毁奴役阿拉伯妇女的高大宫殿，使从大西洋到海湾的妇女统统获得解放。

在谈到利比亚妇女时，卡扎菲说：在利比亚民众国和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坚决主张尊重妇女，高举她们的旗帜。我们决心使利比亚妇女获得彻底解放，从而使她们摆脱受压迫和被征服的世界，在一个民主环境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样一个民主环境中，利比亚妇女和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都享有同等机会。

实际上，卡扎菲对利比亚妇女在国家建设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作用早就给予了应有的重视。1978年，他批准创办了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1981年9月，卡扎菲率军政要员出席了女子军事学院第一批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在典礼上，他发表讲话说，建立女子军事学院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这是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新生事物。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它是奴婢时代结束的预兆和先声，是阿拉伯妇女解放的开端。他进一步引申说，利比亚女子军事学院的大门不仅为利比亚妇女敞开，也对整个阿拉伯民族和非洲的所有女青年敞开。这所女子军事学院是利比亚、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区妇女解放的奠基石；其他空军、海军、防空部队和中等军事学校，都将敞开大门，招收男女青年入学。

从1981年春夏开始，人们注意到，卡扎菲的卫队中出现了女保镖，人数不断增加，于是新闻媒体对女保镖的报道和评论也就越来越多，成为新闻界追踪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

我最初读到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时，感到新鲜和好奇。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不止一次地接触到这些女保镖中的部分成员，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对其庐山真面目有了一些了解。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这项接待工作的主要活动，与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员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据我了解，卡扎菲对此次访华非常重视，他及其随行人员分乘两架大型专机

相继抵京。还有不少团员和随行人员则分别来京，整个代表团和随行人员达数百人。卡扎菲的专机抵京前，中方一再询问有关人员的准确情况，利方却一直不提供这些资料。代表团抵京下榻钓鱼台，中方礼宾和警卫人员发现一些女兵，感到突然，便询问有关情况。利方有关人员说，她们是卡扎菲的女保镖，并提出，要为她们专门安排一层楼，如单间不够，就安排住集体宿舍。利方还提出，这些女保镖要参加卡扎菲的一切对外活动的警卫任务。而卡扎菲住的那层则完全由男保镖担任警卫。中方做出最大努力，尽量满足利方的要求。我记得，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会谈和出席宴会时，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自动散开，抢占最佳位置。女保镖个个长得秀气，但体格强壮，身着草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她们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格外引人注目，引起轰动。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女保镖给中方礼宾和安全人员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由于中方及时提醒和周密安排，接待人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卡扎菲访华期间，多次谈到他的女保镖。他与邓小平会谈时，有意识地主动谈及这个问题。我陪车时，他也向我谈及这个话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利都是伟大的国家，历史上都遭受过侵略，现在又都面临挑战。中、利两国人民都是不屈的人民，都曾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战胜敌人，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卡扎菲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尽量在公开场合亮相，其目的不是为了警卫，而是宣传。他说，他对中国的警卫工作信得过，也很放心。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世界尤其是向西方显示，利比亚是坚强的，正在实行全民皆兵，任何进攻利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在钓鱼台国宾馆，我与卡扎菲的几名女保镖进行过交谈。她们告诉我，她们分别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是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军事学院中既接受理论教育，也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包括使用武器及徒手格斗。陪同卡扎菲出访是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人员并不固定，一般是轮流担任，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在校学习期间，只有部分女生能轮到一次，其余的则一次也轮不到，

但少数学生的机会更多一些。她们说，中国是她们向往的国家，对中国十分钦佩，这次能有机会陪卡扎菲到中国，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终生难忘的纪念。

我在中国驻利使馆工作3年，其间，曾多次见到卡扎菲的女保镖。一次，我们到的黎波里城郊阿齐亚兵营去见卡扎菲。按利方规定，我们得先到利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即外交部，把车停在外交部门口，改乘阿齐亚兵营派来的专车前往兵营前，然后再换乘另一辆车进入兵营。这时，走来一位女兵，和我们同乘一辆车进兵营去见卡扎菲。不知汽车在兵营绕了多少个弯，才到达卡扎菲的帐篷，见到他本人。据利方有关人员说，这位女兵是卡扎菲的秘书、礼宾官和保镖，可见其身份之重要。

我在利时有一次去利沿海城市锡尔特参加一个会，被告知卡扎菲将出席。走近会场，只见周围警卫密布，其中就有女警卫。还有一次，我看到卡扎菲坐敞篷车到某地视察，当车穿过欢迎的人群时，车开得较慢，卡扎菲的警卫分散在车的四周，跟着汽车跑。车加速时，他们也加速跟着跑。在这些警卫中也有女保镖，她们始终跟着车，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我在利工作期间，在海边租下一栋楼房作为住所和对外活动场所。每到傍晚，我喜欢到楼顶观景，的黎波里港壮观的夜景和日落时美丽的晚霞令人陶醉。面对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注视着微风吹起的层层细浪，我品味着阿拉伯人把地中海称为白中海的含意。眺望的黎波里城的万家灯火，回忆的黎波里旧城被称为红堡的历史，我的思绪从昔日又回到了现实，想到卡扎菲，构思成一首诗，以描绘卡扎菲时代的的黎波里：

白海红堡据要津，
防守国门劳军民；
饱经沧桑豪气在，
两镇被荡一城存。
沙漠引水倡首绿，
棕榈成行芳草茵；
赏心悦目落日霞，
海港夜景呈缤纷。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记起这首诗，我就会回忆起利比亚和的黎波里，脑海中展现出卡扎菲的身影。的确，他是位令人难忘的传奇人物。